

小 星 星

王 路 遥

内 容 说 明

这是作者所写儿童短篇小说的选集，共十五篇。按现在目录顺序，前四篇是写解放前革命斗争故事的，后十一篇，都是反映解放以来少年儿童生活的。作品语言活泼，情节生动，塑造了一批可爱的少年儿童形象。这些作品都发表过，这次由我社出版，作者又作了文字润色。

小 星 星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 〇 三 厂 印 刷

字数 95,000 开本 787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 $\frac{1}{4}$

1979年8月北京第1版 1979年8月湖北第1版

印数：00,001—50,000

书号 10019·2777

定价 0.44 元

目 录

小星星	1
地下印刷所	28
北 斗	38
小撅枪	47
一张飞机票	58
我们楼里的一群少年	66
谁得到了最后胜利	78
两个石膏人	87
后勤小队	98
大家庭	112
画春记	125
春天里的故事	143
大志和他的爸爸	154
战 友	162

让汽车飞起来	184
--------------	-----

后 记	195
-----------	-----

小 星 星

小星星是个勇敢、聪明、漂亮的小姑娘，我和她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。说起来倒真有趣，我们俩的友谊是从吵架开始的。那还是一九四八年秋天的事，不过，我和她的认识必须先从老刘的出走说起。

老刘要走了，我们并没有挽留他，倒是把他催得一刻也不得安宁。事情是这样：老刘是个党的地下工作者，还是我们地下党支部的书记。现在他的身份已经有些暴露了，为了他的安全，组织上决定叫他赶快离开这里，转移到解放区去。可是他呢，却总是不放心这个，不放心那个的，磨磨蹭蹭地不肯走。哎，真急死人！

其实，我们也舍不得他走。这里马上就要解放了，为了配合我们的大军解放这座城市，地下党组织已经紧张地行动起来了。有很多工作要我们去做，在这个节骨眼上走掉一个干部，而且又是老刘这样忠诚干练的干部，那真是个不小的损失。再说，我们和老刘共同战斗好几年了，也舍不得分手。但是，魔鬼的影子已把老刘缠住了，

不催他赶紧走哪成啊！

忙了半天，总算把老刘安全地送走了。他临走的时候，向我传达了上级的决定：由我接替他的工作。于是，我就得按照老刘告诉我的地点和方式，在指定的时间去和领导接关系。

这一天早上九点多钟，我穿上一身青哔叽中山服，手里拿着一张卷成卷的《民言报》，——这是老刘告诉我必须如此打扮的——到西郊公园去。

因为形势吃紧，公园里游人不多。我一个人沿着一条石子铺砌的小路，漫步到八角亭东边的那棵最大的槐树下面。

我站在树前，向四周环视了一下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是我来得太早了吗？我看了一下手表，九点五十分，离约定的时间只差两分钟了。我又转到树后看了一下，还是一个人也没有。我有点着急了，不由得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唔，一个人也没有啊！”

没想到，我的话音还未落地，一个女孩子的清脆的声音从高处传来：“怎么会一个人也没有？是我不算人，还是你没长眼睛？”

这一来，倒吓了我一跳，仰头一看，一个十二、三岁的女孩子，高高地坐在一枝横树杈上，手里还拿着一只口

琴，正准备吹哩。她穿着火红色的绒线衣，套一条豆绿色的短裙子。两只穿着力士鞋的小脚悬空地抡搭着，怪自在的。她那梳着小辫子的脑袋歪倚在右肩头上，水灵灵的大眼睛向我顽皮地眨巴着，鼻子略微有些上翘，显露出一副淘气相。只要你一看见她，就会从心眼里喜欢她。

她刚才说的话虽然是那么刺辣辣的毫不礼貌，但是我却一下子喜欢上她了。说实在的，要不是今天我有要紧事，我真想跟她在这里玩上半天。你知道，我是最喜爱孩子的，尤其是最爱那些活泼淘气的孩子，这大概是因为我自己就很“淘气”的缘故。不过，今天我可没心思跟孩子玩，我想，说两句话把她气走算了。

“喂，小姑娘，看不见你，可不怨我啊！你长得也太小了，落在树枝上还不如一只小黄鸟惹人注意呢！”

听了我的话，她撇了撇嘴说：“不错，我是只小黄鸟。可你呢，简直就象只大黑熊，挺大的个子，却只有黑豆粒大的两只眼睛，所以什么也看不见。”

她这么一个反攻，倒把我弄得狼狈不堪，张口结舌地半天答对不上来。我仔细一琢磨：自己这么粗壮的身材，又是黝黑的面皮、小眼睛，再加上一身青中山服，倒确实有几分象那“黑瞎子”呢！

显然，她知道自己获得胜利了，格格地笑了起来。我呢，没话可说，却跟着她哈哈地傻笑了一阵。

我正笑得起劲，忽然想起：不行，不能总跟这孩子逗着玩，她留在这里是个严重的障碍，必须想办法马上把她打发走才好。

“小姑娘，你先别乐了，我劝你快下来，到别处玩玩去吧。要不，你坐得时间长了，腿就会麻的，腿一麻就得摔下来，要是把鼻子摔平了，可就不好看了。”

“嗯，好吧，我下去。我往下跳，你可得接着我点啊！”

嘿，我真没想到，这个调皮鬼，居然会这么听话。我赶忙放下手里的报纸，张开双臂等着接她。她“飏”地一下，象只小燕子一样，轻盈地飞了下来。我连忙把她接住，再轻轻地放到地上。她一弯腰，捡起我的报纸撒腿就跑。哎呀！不得了，今天接关系用的报纸叫她拿跑了。这可要命！我急忙追着，喊着：“喂，小姑娘，还给我报纸！”她呢，把报纸举得高高的，飞快地跑着，简直是成心跟我淘气。这丫头真是身轻如燕，跑得飞快，我费了好大力气才追上她，把报纸夺了过来。

这回我可真有点生气了：“你这孩子，好没出息，拿人家的东西也不害羞！”

可她呢，却一点也不着急，还格格地笑哩！她说：“我

跟你闹着玩哪，你这人，还不如我的小小弟弟哩，连闹着玩都不懂！”

咦，你看她倒象我的姑姑，教训起我来了。为了把她气走，我故意板着脸说：“我不认识你，也不跟你闹，你快走走吧！”

“好，走就走！我走了你可不许再往回叫我啊！”

“嗨，你以为谁还希罕你这个调皮鬼呀？”

她向两边看了看，调皮地说：“嗯，那好吧，有志气可别叫我！再见吧，穿青哗叽中山服的先生。”她向我眨了眨眼睛，就朝着公园大门的方向摇摇摆摆地走了。

啊！为什么她特别提到我的青哗叽中山服？莫非……莫非她就是来和我接关系的人？不，这简直不能相信，我要找的是一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呀，而且还很可能是一位老资格的领导干部哩。她算什么呢？不过，她既然特别管我叫“穿青哗叽中山服的先生”，而且又是在我们约定的地点……唔，许是个大有来历的小鬼。想到这里，我赶忙喊她：“喂，小姑娘，你回来！”

听见我喊她，她慢腾腾地转回身来：“你看，还是你没志气吧？”

“好，就算我没志气，你快回来吧！”

她走回到我的跟前，又连续不断地向我眨着眼说：

“你呀！就是没志气，你撵走我还得再把我请回来，而且，你夺回去的报纸，只要我一要，你还得双手还给我呢，你信不信？”

我完全明白了！不过，我还故意说：“不信！”

“那——你拿的是今天的《先锋日报》吗？可以借给我看看吗？”

唔！不错，果然是个有来历的小鬼！我赶忙照约定的暗语回答：“不，这不是《先锋日报》，是《民言报》，不知你喜欢看不？”

“我不太喜欢看《民言报》，不过既然没有《先锋日报》，我也想看看它。”

于是，我把报纸递给了她。

她接过报纸，高兴地拉住我的手说：“叔叔，我不跟你闹了，快跟我走吧，我爸爸在家里等着你呢！”

你看，她刚才还跟我调皮斗气，现在倒亲热地叫起叔叔来了。其实，这也没什么奇怪的，同志的关系，本来就是最亲密的。

我兴冲冲地跟着她走出公园。在僻静的路上我问她：

“你爸爸为什么不来，却派你这个小鬼来呢？”

她向四周看看，没有人，才悄悄地说：“爸爸昨天参加

了在市政府门前举行的反南迁活动，回来的时候长了个尾巴，好容易才甩掉。今天街上‘狗’特别多，出来不方便，怕把昨天刚甩掉的尾巴再长上。”

“小家伙，你一定常替你爸爸做些事吧？”

“嗯，不过不是替爸爸，我是做我自己的一份。”

嗨，好豪迈的口气！我更是打心眼里喜欢她了。

我问她叫什么名字。

她说：“我叫林晨星，爸爸妈妈都叫我小星星，因为你是叔叔，以后也叫我小星星好了。不过，我的同学要这么叫我，我可不答应。”

“小星星——这个名字真好！你十几岁了？上几年级？”

“我再过三个月就十三岁了，现在上小学六年级，明年就要上中学了。”

“看样子，你这个活跃分子，在学校一定还是个班长啦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不对，不是班长，是自治会的总干事。”

“咦？你们小学还有自治会？”

“嗯，别的小学差不多都没有，可是我们小学有。”

“不用问，那一定是你这个活跃分子组织起来的吧？”

她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路上的行人多了，我们就谈些别的事情。

她一直把我带进一座小院落里。院子不大，房子也只有四、五间，但是很干净利落。小星星把我引进北屋，有一位四十多岁戴黑框眼镜的男人，正伏在桌子上看地图呢。我想，这一定就是小星星的爸爸——我要会见的领导同志。

他一见我们进来，连忙迎出来握着我的手说：“唔，老王，你来得正好，坐吧，坐吧！”

见他直接称呼我老王，又是那么亲热，小星星奇怪地问：“爸爸，您原来就认识这位叔叔？”

“当然啦，本来是一家弟兄嘛！”说着，他爽朗地笑起来，然后又说道：“虽然是一家弟兄，我也作个自我介绍吧，我叫林知途，以后就叫我老林好了。”

我也笑着说：“看样子，我这个弟弟是用不着向哥哥作自我介绍喽！”

说着，我们三个人都笑了。老林转向小星星，拍着她的肩膀说：“小星星，我应该特别给你介绍一下：这位叔叔和你一样，也很爱好文学，你作的那些诗呀文呀的，以后可以向他请教了。给你找个好老师，我也好躲躲清静。”

小星星乐着说：“那敢情好啦！”

接着，老林同志坐下来，指着桌子上铺开的地图对我

说：“你看，今天刚得到的消息，我们的军队已经解放了安绥镇，离我们这儿只有一百八十里了。”

小星星听了高兴地拍着手说：“真好呀！您昨天还说有二百里呢，今天就剩一百八十里了。爸爸，一天推进二十里，用二十去除一百八十……那就是说，只要再待九天，我们这里就要解放啦！啊……真好啊！”

“嘘，小声点，现在还不是开庆祝会的时候。去，到外面看着去，我要和这位叔叔谈点事。”

“嗯，好吧。”

显然，从她的声调和表情上可以看出，她是不情愿出去的。

老林同志把小星星打发出去看门以后，他又把我领到里间去坐。他用低低的声音对我说：“自从‘八·一九’大逮捕以来，有不少同志被捕了，也有不少同志被迫到解放区去了。虽然这只是敌人垂死前的挣扎，但形势还是很严重的，我们必须沉着机警地应付一切。不过，好在敌人的死期不远了。在这关键时刻，老刘又转移走了，非常可惜。现在是事多人少任务重呀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接替老刘的工作。”

我说：“我一定尽力把党交给我的工作做好，不过，一定不如老刘。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唔，这思想可要不得，俗话说，不怕不易，就怕泄气。”我听着，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接着，他向我指示了今后的工作，还说有一件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去做。我听了非常高兴，忙问他是什么任务。

他又打开地图，指着说：“我们的大军从北面压下来了，敌人仗着这里有坚固的工事，幻想顽抗一个时期试试。因此，这几天敌人日夜不断地从南边调运武器、弹药、粮食等物资。和这同时，敌人也知道他们在这里呆不长了，所以急着把这里的贵重设备和物资，劫运到南边去。这几天，我们正发动工人群众反对南迁。”

“是啊，这个运动声势很浩大。”

“嗯，我们当然不能眼睁睁地让敌人把机器设备盗走。现在不但掀起了抗议示威的浪潮，而且各大厂都组织了工人护厂队，全体工人都拒绝拆卸机器设备。你看，工人就有这个力量。”

说着，他张开了他那只粗大的手掌，好象要拦住敌人去路似的。然后，他又指着地图上城南的一条河说：“你看，敌人要运来弹药和粮食，要运走设备和物资，都必须通过这条河。我们要把河上的这座桥炸毁，让敌人的铁路运输瘫痪下来。”

我兴奋地说：“我明白了，给我的任务就是炸毁这座桥，是吗？”

“不错，正是这样，它的重要意义，你一定很清楚了。你准备怎样去完成？你先仔细想想。”

我考虑了片刻，说：“我打算今天夜里就去……”

老林打断我的话，说：“不，不能夜里去，必须白天去……”

我莫名其妙地插嘴问道：“怎么？白天去？”

“是啊，必须白天。你想，要炸毁这座桥，必须要用十几公斤炸药，这么多炸药必得用手提箱带去。夜里提着手提箱在街上走，一定要被检查。所以我想是白天把炸药先带去，藏在离桥不远的地方，等天黑以后再动手爆炸。”

“对，是应该这样。”我佩服老林的策略。

他接着又说：“前天早上和晚上，我到桥梁附近绕了两回，我看炸这座桥还不是极端困难的。第一，这座桥不是非常坚固的，而且在桥身上有很好的置药点。第二，由于这里附近没有游击队活动，敌人比较大意，戒备不算严，在两岸桥头上没有固定岗哨，夜里只有巡逻兵每隔十多分钟经过一次。在这个间隙时间里，我们是做好爆炸工作的。同时，桥梁附近地形复杂，树木丛密，人很

容易隐蔽。”

听完，我暗自想道：到底是领导干部，考虑得多么周到而又果敢啊！

老林问我有什么意见。

我说：“人多办这事，目标太大，一个人又太单寡，我想最好是两个人去，一个人爆炸，一个人监视动静。因此，我需要一个机智能干的助手。”

“你想得很对，我已经打算好了，让你们支部的田坚同志作你的助手。”

“小田不行，他的关节炎昨天又犯病了，连走路还费劲呢！”

“那——你们支部就只有老徐了。他年龄又太大，干这事不太合适，也不行……”

我问：“别的支部的同志，有合适的吗？”

他慎重地考虑了半天，然后说：“别处的同志，有的有要紧事占着身子，有的又不宜派去。这个任务很重要，干脆我们俩一起去好了。”

我连忙说：“这可不行，你的责任很重，万一出个意外，那还了得！无论如何我不能同意你去。如果实在没人好派，就我一个人也能完成任务。”

正说到这里，门砰的一声开了，小星星一下子蹦了进

来：“爸爸，让我去吧！”

老林同志的脸色忽然变得那么严肃，声音很低但很严厉地说：“谁叫你进来的？”

小星星脸红了，不知所措地退到门口，倚住门框，低下了头。

老林同志继续严肃地说：“你偷着跑了进来，如果这时候有人走进院子，听见了我们的谈话，这该怎么办？”

“我……我把门闩插好了。”

“你不要太相信那个木头门闩，我们现在不是在和孩子玩捉迷藏，而是在跟一群既象狼又象狐狸一样的恶魔打交道。再说，我们谈的话是不许你知道的，你为什自己来偷听？不守纪律的人，是最不可靠的人。本来我倒考虑让你去来着，可是现在我不能信任你了。”

“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一定不再这样。您还是信任我吧！”

我原想她被这样一申斥，一定会哭的。可是没想到，她却拚命抑制着自己，连一滴眼泪也没有掉。嗯，是个倔强的孩子！

她偷偷地揪了一下我的衣襟，向我求援呢。我呢，自然是义不容辞地为她开脱一番。

可是，过错的问题刚一了结，紧接着她又提出要求来